

去看蜜蜂(散文)

□ 何刚

我去看的蜜蜂在一个叫作周山的小小村庄里。村庄离我工作的学校一两公里路,闲暇的时候,我从学校出门,去往村庄。我握着手机一边听书,一边胡思乱想,漫步田野,走进村庄。穿村而过的时候,遇到老旧的门楼,我会驻足品味,看一个圆臼,看一张旧犁铧,看奇花异草,看树木,也看小坝塘里水鸟起落啄食。一次次走过,让我每每驻足的是一家农户养在墙洞和简陋箱子里的几群蜜蜂。我发现,过去的这五六年,几群蜜蜂越来越诱惑我,似乎我走进村庄就是奔着它们去的。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砌在院墙上的蜂窝。在墙上掏洞,底上支一块水泥预制板,然后用砖砌面板,粉了砂灰,很规范整齐的样子。第一次见这样的蜂窝,自然觉得新奇。走路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都要走过这面墙,都要侧目观看。一开始,三个蜂窝里没有蜜蜂飞舞。春天百花盛开,差不多春分节后的一天,我突然发现已经悄悄地有两群蜜蜂进出。我仰着头望,还看见小蜜蜂后足的花粉筐缀着两团黄色的菜花粉。哦,该是栖息了好几天。蜜蜂很聪慧,它落巢的地方必然向阳且避风,还一定有充足的蜜粉源。但不知是蜜蜂自己飞来还是人为放养。也从那一天起,我认真打量这一户农家。缓坡之上一个独立的院落,居于村子中间,后边是山,下边是田畴。山上有野坝子,山脚处处白刺花,我不止一次暗叹是一个蜜蜂栖息的好地方。大门朝东,铁将军把门。走往开阔地方回望,还可以看见三格瓦房的降台(农村土木结构房屋厦子瓦屋屋顶头土平台,用来晾晒农作物)上也摆放着几个各种木板拼凑成的蜂箱,看这样子,定是饲养中蜂,也肯定是土养(蜜蜂自己泌蜡筑巢)。当然,我也无从判断蜜蜂的来源,姑且认为是自己飞来吧。站在墙边,看不见降台上蜂箱情况,隔远了自然更看不清。

隔过个把月,一天上午,我又踱步村庄,见到一个老人在房后地里浇菜,看着水渍从院子里出来,连忙折返和老人攀谈。我在这所农村学校已经工作 30 年,想不到这个老人也认识我。他告诉我,这里是他小儿子家,他们差不多在外地安家了,一年也就回来和他大哥家住几天。小儿子的岳父爱好找蜂收蜂养蜂,这些蜂窝蜂箱就是他帮着整的。老人很热情,他说,有兴趣自己进去看,也可以上楼去看,不要紧,出来的时候,把两道门锁上就行了。

外墙蜂窝在里边装了一块

五合板,用撑木和铰链固定,打开门扣就可以观察。两群都差不多,做好两三块比巴掌略大的蜂巢,白生生的,看得见一圈蜜一圈花粉和虫卵。蜂群很健康,正在快速繁殖。内墙东侧也有三个蜂窝,没有蜂进出。打开看见黑黄结满蚕丝的枯朽蜂巢,想必应该是原先的一群蜂起了虫害(巢虫)后飞逃的遗留。我用一截断柴简单作了清理。

离开的时候,我走上村头水坝,再次扭头回望让蜜蜂迷恋的院落。我知道,只要清理废弃蜡渣,蜂窝里会不断有蜂飞来,春分不来秋分来(两个节令是蜜蜂分蜂的时节)。又朝前走,看着右侧山坡,想起原先栽插着的一根电杆。那是一根 8 米杆,立在一处田埂,已然废弃,由于中间有空膛,或许非常符合蜜蜂选址的各种条件,每年春秋季节都有蜜蜂飞来。一个养蜂的朋友年年守杆待蜂,每年都可以收获三五群。电杆还立着的时候,我和朋友去过,他折断树枝,从底部豁口伸进去捣毁蜂巢,然后用点燃的土香熏,十多分钟后蜜蜂弃巢逃到附近树枝结团。朋友说,猝不及防地攻击,蜂王肚腹臃肿,根本飞不远。我现在望着那个方向,那里已经变成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有两三次走过村庄,都要去望一眼这个院落,观察蜜蜂从哪个蜂窝起落。若隔得时间一长,心里就难免滋生丝丝缕缕牵挂。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又是一个早上,我再次走进这家院落,这家的老人同样在浇菜。他把我领进院子,指着一个蜂窝说让我看看出进的蜜蜂。噢,我也吃了一惊,怎么会是一群意大利蜜蜂呢?老人又领我去看外墙一处蜂窝,说两种蜜蜂在打架。我简单一问,也就弄清楚情况。意蜂是飞逃来的,或许缺蜜,或许病害,或许起盗,蜂飞逃而来,蜂窝里有了两小块蜂房,已经筑巢,因为缺少花蜜,所以去盗窃中蜂。中蜂体型弱小,自然遭殃。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中蜂很快只能弃巢逃跑。中华蜜蜂在乡村普遍饲养,乡村里的人大多熟悉,冬春季节,也有很多意大利蜜蜂转场云南繁蜂,但了解的人并不多。意蜂驯化程度很高,普遍是标准化的活框饲养,虽然也可以野生,但能力太弱,与中蜂相比,不能采集零星蜜源,细小的花朵它也钻不进去,或者说,除了蜜粉充足的短暂时间,都需要人工管理和饲喂。中蜂野生能力却很强,没有人为干预一

般也能自然繁殖和发展,人工饲养反而容易逃群,难以养强。当然,从一群蜂蜂量(群势)、蜂蜜产量和产品数量上讲,意蜂具备优势。我和老人交流后,他说麻烦我帮他把意蜂整走。我联系了养蜂的朋友,他很快驾车抵达,几支烟功夫就把蜜蜂收进蜂笼带走了。

这户人家院墙倒了一段,也没有修葺,我通常从豁口进入,去看栖息着的蜜蜂。今年,我又有一个新发现,大门只插着一截树棍,厦子上摆放着一张老旧的针线柜,蜜蜂从缝隙里飞进飞出。我打开柜盖,哦,在柜子下部位置,已经斜缀着五六张蜂房,已经算是不错的一个强群。这样,每次去我都关注这个蜂群,偶尔也揭开盖子去看。差不多秋分以后,想着蜂群应该分出去一二群,该是弱了,但箱外观察,依然有繁忙的出勤,再想揭开盖子,却是不行了,想必,那蜂脾已经连接到盖子。我就想着,到了冬季(我们地方只在冬至前后可以割一次蜜),柜子里应该啪嗒一声,一块缀满蜂蜜的脾(蜂房)掉落,蜜蜂倏倏地连飞带爬往上蹿,一阵小小的骚动之后,护子脾(培育蜂儿的巢脾),待虫卵全部孵化,蜜被清理,蜡渣蜡屑被蜜蜂搬运出巢穴。蜜蜂很爱干净,中午出巢飞翔排泄,老之将死,会自己爬出巢外,蜜蜂还勤于清巢。

但很快就出了意外,红木针线柜里的蜜蜂不见了,柜子被搬到墙角。只是,在相邻的一个水泥柱脚墩子上还结着一小团拳头大的蜜蜂。我想象不出原因。或许,柜子里的蜂被人收走了,或许,结团的蜜蜂有原群里的另一只蜂王(蜂王在交替的时候,可以母子同群),团起了遗落的蜜蜂。时节已冷,看着落在箱外的蜂团心生怜悯,想帮它们挪一个窝,又担心它们恋旧巢,折腾到最后也是一个灭群的结局。过了几天我再去看,果然,墩子上躺着几只干枯的蜂尸……

蜜蜂和人类共生,已不论年月。如果我们不去干扰蜜蜂,它们会是怎样的一种强大和自然生长?而我,也终于心里一个透亮:我和这个村庄,说不上很亲近,但已经无法从记忆里分割。我去看这个村庄里的蜜蜂,也无疑是慰藉乡愁,毕竟呀,我在这个地方走动和生活,从时间上讲,已经比在我的故乡还要漫长。

何刚,云南省作协会员,牟定县文联兼职副主席,牟定县散文学会、网络作家协会主席,出版小说、报告文学各 1 部。



日出 徐俊 摄

冬日暖阳(组诗)

□ 石泽丰

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

这是祖先给村里老人留下的遗训
冬日,闲来无事
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
避开风扫落叶
让厚厚的阳光裹身

这样,三五个老人聚在一起
可以找回一些记忆的线头
顺着理下去,往事
就像眼前的夕阳一样
在天空放火

剩下那点薄薄的影子
贴在墙上或倒在地上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落日和黄昏被取走后
江河碗里的空
由谁来填满

打铁的人

用铁锤砸瘦自己光阴的人
总是恨铁不成钢
切齿锻打铁砧上的一块铁

坚毅,示众的是使劲挥锤
仿佛如此才解心头之恨
怒火散落一地
这是铁证

风箱在里侧保持暂时安静

推拉杆若后退一步
再向前进的不是风而是火

万物早在世间的炉膛里
远处,一湖用来淬火的水
能就着黄昏
却没让落日被天地抿紧

风把树叶吹旧了

风在吹,一棵立在村口的老树
只有招架之功。满树的叶子
瑟缩、颤抖
像贴着树枝飞的小鸟

“风把树叶吹旧了”
这是外婆夹在我童话里的书签
早年,她把四季垒成高墙
独自在命运的河流上
疗伤

望着被风吹旧的树叶
我就想到外婆。一块石碑
坚强地立在荒野
犹似她的前世、后世
只因苦,我不愿提及她的今生

石泽丰,1978 年生,就职于安徽省池州市传媒中心,作品见《诗刊》《天津文学》《福建文学》《诗选刊》《散文选刊》等刊物。

汤匙(诗歌·外一首)

□ 约约

漫长的空寂里,我已哑然
寂寞把我的嗓音压扁了
像坐扁一片书包里的吐司面包
可以多和我说话吗
你的声音是小鸭子的明黄色
可以分享给我一支你喜欢的歌吗
我想在里面好好洗个澡
我的诗歌埋得太深
而我只有一把汤匙

以爱为食

我是一部拥抱你才能充电的

旧手机
一个以你的爱为食的寄生生物
从和你分别的那一刻起
我的心开始下雨
所以想念你时
我的心总是湿答答
像一件挂在阳台滴着水的 T 恤
它等待你归来将它曝晒
并赋予阳光温暖的气息

约约,2001 年生,云南安宁人,安宁市作家协会会员。